

中國文學精華

注音

姚姬傳文

王益吾選本

注
姚姬傳文

王益吾先生選本

李斯論

李斯，楚上蔡人，荀卿弟子，爲始皇相。始皇焚詩書，坑儒生，皆斯主謀。二世時，爲趙高譖死。

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，是不然。秦之亂天下之法，無待於李斯，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。當秦之中葉，孝公卽位，得商鞅任之，商鞅教孝公燔詩書，明法令，設告坐之過，而禁游宦之民，因秦國地形便利，用其法，富強數世，兼并諸侯，迄至始皇。

始皇之時，一用商鞅成法而已，雖李斯助之，言其便利，益成秦亂，然使李斯不言其便，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，何也？秦之甘於刻薄，而便於嚴法久矣。其後世所習，以爲善者也。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，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，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，而爲商鞅之學，掃去三代先王仁政，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

治，焚詩書，禁學士，滅三代法而尚督責，斯非行其學也。趨時而已。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，斯之術將不出於此，非爲仁也，亦以趨時而已。君子之仕也，進不隱賢，小人之仕也，無論所學識非也，卽有學識甚當，見其君國行事，悖謬無義，疾首頻蹙於私家之居，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，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，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，而不吾罪也，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，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。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，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，而以富貴之謀，貽天下之亂，固有終身安享榮樂，禍遺後人，而彼宴然無與者矣。嗟乎！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，夷三族也，其天之誅惡人，亦有時而信也。邪？易曰：『眇音渺能視，跛音播能履，履虎尾，啣音涎人凶。』其能視且履者倖也，而卒於凶者，蓋其自取邪？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於人者矣，未聞爲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。苟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，雖閒有得失，而大體得治世之要，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，不亦遠乎！

行其學而害秦者，商鞅也；舍其學而害秦者，李斯也。商君禁遊宦，而李斯諫

逐客，其始之不同術也，而卒出於同者，豈其本志哉？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，建熙寧新法，其後章惇、曾布、張商英、蔡京之倫，曷嘗學介甫之學邪？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，與李斯事頗相類。夫世言法術之學，足亡人國，固也。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，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，其爲人尤可畏哉！尤可畏哉！

【蘇子瞻】即宋蘇軾，有荀卿論。

【中葉】中世也。詩商頌：昔在中葉。

【孝公】名渠梁。

【商鞅教孝公四句】鞅姓公孫

氏，衛之庶孽，相秦，受封於商。燔燒也。告謂告蠹，坐謂連坐。韓非子：商鞅教秦孝公以連什伍，設告坐之過，燔詩書而明法令，塞私門之請，

禁游宦之民，顯耕戰之士，主以尊安，國以富強。

【始皇】名政，莊襄王子。

【逆】迎也。

【二世】名胡亥，始皇少子。

【焚詩書

禁學士】

史記秦始皇本紀：丞相斯言，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，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，悉詣守尉雜燒之，有敢偶語

詩書，棄市，以古非今者，族。

【督責】史記本傳：斯子由爲三川守，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，弗能禁，使者覆案三川，以斯居三公位，如

何令盜如此，斯恐懼不知所出，以書對曰：夫賢主者，必行督責之術者也，督責必，則所求得，所求得，則國家富，國家富，則君樂豐，故督責

之術設，則所欲無不得矣，羣臣百姓，救過不給，何變之敢圖。書奏，二世悅，於是行督責益嚴。

【疾首頓蹙】孟子：舉疾首蹙頰而相

告，頰，眉顴貌。

【五刑】古以墨、劓、剕、宮、大辟爲五刑。

【夷三族】夷，誅滅也。父母、兄弟、妻子爲三族。

【眇能視四句】眇，目偏

盲也。跛，足偏廢也。喑，齶也。語見易。

【頌】與誦訟通，訟言，公言也。

【諫逐客】秦始皇即位，逐諸侯之客，李斯亦在逐中，上書諫之。

【王介甫】名安石，宋神宗時相，主行新法。

【熙寧新法】熙寧，宋神宗年號。新法，謂均輸、市易、方田、免役、保甲、保馬諸法。

【章惇】字子厚，浦城人，哲宗時相，引其黨蔡京、蔡卞等盡復熙豐之政，後貶睦州卒。

【曾布】字子宣，南豐人，與惇比，贊行新法。

【張商英】字天覺，蜀州新津人，主行新法，摺毀文彥博等。

【蔡京】字元長，仙遊人，徽宗時相，復王安石新法，欽宗時貶死。

左傳補注序

左氏之書，非出一人所成，自左氏邱明作傳以授曾申，申傳吳起，起傳其子期，期傳楚人鐸椒，椒傳趙人虞卿，虞卿傳荀卿，蓋後人屢有附益，其爲邱明說經之舊，及爲後所益者，今不知孰爲多寡矣。余考其書於魏氏事，造飾尤甚，竊以爲吳起爲之者蓋尤多。夫魏絳在晉悼公時，甫佐新軍，在七人下耳，安得平鄭之後，賜樂獨以與絳？魏獻子合諸侯，于位之人，而述其爲政之美，詞不恤其夸，此豈信史所爲論本事而爲之傳者耶？國風之魏，至季札時亡久矣，與邶、鄘、鄭、衛等而札胡獨美之曰：『以德輔此，則明主也。』此與魏大名，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談，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。又忘明主之稱，乃三晉篡位後之稱，非季札時所宜有。

適以見其誣焉耳。

自東漢以來，其書獨重，世皆溺其文詞，宋儒頗知其言之不盡信，然遂以譏及左氏，則過矣。彼儒者親承孔子學以授其徒，言亦約耳，烏知後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！若乃其文既富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法言，三代之典章，雖不必邱明所記，而固已足貴，君子擇焉可也。自服杜以後，解其文者，各有異同，近時有顧亭林、惠定宇皆爲之補注，余以爲有未盡，乃別記所見者，若總古今之說，擇善用之萃爲一書，則以俟後之君子。

【左氏邱明】魯太史。

【曾申】魯人，曾參子。

【吳起】衛人，仕魏爲將，以兵略名於時。

【虞卿】魏華成王時相。

【荀卿】趙

人名。

【魏絳】晉大夫。

【佐新軍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，周制，王六軍，大國三軍，每軍帥佐各一人。晉於武公時置一軍，獻公增爲

二軍，文公增爲三軍，至景公十二年，又於三軍外另立三軍，兼於僭天子之六軍，故名之曰新。悼公時，趙武爲新中軍帥，魏絳佐之，七人

者，舊三軍之帥佐及武也。

【賜樂】

左襄，鄭人，賂晉侯以師，懼師，觸師，廣車，輓車，淳，十五乘，甲兵備，凡兵車百乘，歌鐘二肆，及其鑄幣，

女樂二八，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，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。

【魏獻子三句】

魏獻子，晉大夫，魏舒，於頃公十二年代韓起爲政。左昭

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，合諸侯之大夫於狄，舉，舉盟，且令城成周，魏子南面，衛彪後曰：魏子必有大咎，于位以令大事，非其任也。【信

史】史籍之足信者，論本事而爲之傳。漢書藝文志：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，故論本事而作傳，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。

【國風之魏】魏封於周初，於周爲同姓，詩十五國風，魏風列在第九，魯閔公元年，晉伐魏滅之。

【邶鄘鄭】鄭詩作檜，此本左傳。

詩正義：邶鄘衛者，商紂畿內之地名。漢書地理志云：周既滅殷，分其畿內爲三國，詩風邶鄘衛國是也。邶以封紂子武庚，鄘管叔尹之衛。

蔡叔尹之，以監殷民，謂之三監。故書序曰：武王崩，三監叛，周公誅之，盡以其地封弟康叔，故邶鄘衛三國之詩，相與同風。又檜國，居漆浦

之間，陸終第四子求言後。按鄭語：史伯於幽王之世，爲桓公謀滅欒檜，至平王之初，武公滅之。

【札胡獨美之三句】左襄：吳公子

札來聘，請觀於周樂，爲之歌，魏曰：美哉，風風乎！大而婉，險而易行，以德輔此，則明主也。

【魏大名句】左圓：晉侯作二軍，公將上軍，太

子申生將下軍，趙夙御戎，畢萬爲右，以滅耿，滅霍，滅魏，還爲太子城曲沃，賜趙夙耿，賜畢萬魏，以爲大夫。卜偃曰：畢萬之後必大，萬盈數

也。魏，大名也。以是始賞，天啓之矣。初，畢萬筮仕於晉，遇屯之比，辛廖占之，曰：吉。屯固比入，合而能固，安而能殺，公侯之卦也。公侯之子孫，

必復其始。注：萬，畢公高之後，爲魏之子孫衆多服本。

【魏君】謂魏文侯斯，武侯擊。

【三晉】通鑑：周考王四年，晉哀公卒，子柳立，時

晉獨有絳，曲沃，餘皆入韓，趙魏氏，號三晉，晉侯長，反朝焉。又威烈王二十三年，初命晉大夫魏斯趙鞅韓虔爲諸侯。

【服杜】服虔，東

漢靈帝時人，著有春秋左氏傳解。杜預，晉武帝時人，著有春秋左傳集解。

【顧亭林惠定宇之補注】亭林，名炎武，明末崑山人，

著有左傳杜解補正。定宇，名棟，清吳縣人，著有左傳補注。

西魏書序

元魏之末，孝武帝西奔，依宇文泰，都長安，是爲西魏，凡三主，二十三年，禪位於北周。

當拓跋氏之衰，朝廷失政而邊鎮橫，武夫暴興而國柄移，天子寄居，亟去聲立亟廢，蓋高歡一人而援立之帝三焉。安定廢而孝武興，孝武奔而孝靜立，計其得失之故，雖不甚相遠，而以時論之，則孝靜固始爲孝武之臣也。魏收書外，孝武而以天平爲正，豈理也哉？南康謝蘊山觀察，舊居史職，出剖郡符，閒以退處，數年之暇，慨魏收之失當，撰西魏書二十卷以正其失，可謂勤學稽古雅懷論世者矣。

吾觀李延壽北史本紀，錄孝武於東魏孝靜之前，而不曰西魏，意蓋以收爲非者。然拓跋自崔浩被誅，史筆回罔，故紀道武以往事，多侈詞，又自道武以前二十餘世，加以皇帝之號，延壽因之，不能正也。今觀察所紀，僅在其末二十五年事，固有延壽之得而無其失者。然延壽自序，言見別史千餘卷，今時代遠隔，泯亡無一存，不獲使觀察據之以考稽同異而裁定焉，惜哉！惜哉！讀者知其網羅放失，述作之志，存焉可也。

【拓跋氏】魏本鮮卑種人，謂土爲拓，謂后爲跋，自稱黃帝苗裔，黃帝以土德王，故以爲氏，後改姓元，亦稱元魏。

【亟】屢也。

【高

歡】懷朔人，北齊之祖，初仕魏爲冀州刺史，起兵平爾朱氏之亂，孝武西奔，歡別立孝靜帝於洛，尋遷於鄴，是爲東魏，及其子高洋篡立，追尊爲神武帝。【安定廢而孝武興二句】爾朱氏之亂，高歡立渤海太守元朗爲帝，自爲丞相，爾朱既滅，歡廢朗爲安定王，而立平陽王修，是爲孝武帝。孝武畏歡之逼，西奔入關中，歡乃立清河世子善見於洛陽，卽孝靜帝也。【魏收】鉅鹿人，仕魏及北齊，著有魏書一百十四卷。【天平】東魏孝靜帝年號。【南康謝蘊山觀察二句】南康，隋府名，今江西星子縣，唐代置觀察使，領一道或數州，清之分巡道似之，故俗稱道員爲觀察。明清以來，多以翰林任史館事，故翰林有太史之稱。漢制鑄銅爲虎符，剖其半以與郡國守相，有所徵發，則合之以爲信，此蓋言其出任知府也。【李延壽】唐相州人，著有南史八十卷，北史二百卷。【崔浩被誅】北史崔浩傳：神龜二年，浩及弟覽、高暹、鄧穎、晁繼、范亨、黃輔等，敍成國書三十卷，著作令史太原閔堪、趙郡郝標、素諳事，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，以彰直筆，浩贊成之，浩書國事備而不典，而石銘顯在衢路，北人忿毒，搆浩於帝，帝使有司案浩，取祕書郎及長歷生數百人意狀，浩服受賅，誅之。清河崔氏無遠近，及范陽盧氏，太原郭氏，河東柳氏，皆浩之姻親，盡夷其族，其祕書郎史以下盡死。【道武】名珪，在位二十四年，廟號太祖。【道武以前二十餘世二句】魏書帝紀第一，自成帝毛節帝貸以至烈帝翳槐，昭成帝什翼犍，凡二十七帝。【二十五年事】孝武入關不半年，卽爲宇文泰所弒，泰立孝武孫寶炬，是爲西魏文帝，在位十七年，殂，子欽嗣，三年而宇文泰廢之，立欽弟廓，是爲恭帝，在位三年，禪位於宇文泰子宇文覺，西魏亡。【延壽自序二句】北史序傳：至於魏、齊、周、隋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止史，並手自寫，本紀依司馬遷體，以次連綴之，又從此八代正史外，更勘雜史，於正史所無者，一千餘卷，皆以編入，其煩冗者，卽削去之，始末修撰，凡十六載。

莊子章義序莊子，戰國時楚人莊周著。

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，陸德明音義載晉宋注莊子者七家，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書，其餘惟內七篇皆同，外篇雜篇各以意爲去取。自唐宋以後，諸家之本盡亡，今惟有郭象注本，凡三十三篇，其十九篇經象刪去，不可見矣。

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，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，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。然而道術之分，蓋自是始。夫子游之徒，述夫子語子游，謂人爲天地之心，五行之端，聖人制禮以達天道，順人情，其意善矣。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爲大道既隱之事也。子夏之徒，述夫子語子夏者，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，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，而志氣塞乎天地，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。然林放問禮之本，夫子告以「寧儉寧戚」而已。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，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。由是言之，子游子夏之徒，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，而附益之不勝其弊。

也。夫言之弊，其始固存乎七十子，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。莊子之書，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，固卽所謂達禮樂之原，而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與造物爲人，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。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，殆其然歟。

周承孔氏之末流，乃有所窺見於道，而不聞中庸之義，不知所以裁之，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，豈非知者過之之爲害乎？其末天下一篇，爲其後序所云，其在詩書禮樂者，鄒魯之士，縉紳先生多能明之，意謂是道之末焉爾。若道之本，則有不離於宗，謂之天人者。周蓋以天人自處，故曰「上與造物者游。」而序之居至人聖人之上，其辭若是之不遜也。而蘇子瞻、王介甫，乃謂其推尊聖人，自居於不該不徧一曲之士，其於莊生，抑何遠哉！若郭象之注，昔人推爲特會莊生之旨，余觀之，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！於周之意，十失其四五。夫莊子五十二篇，固有後人雜入之語，今本經象所刪，猶有雜入其辭義，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爲者，然則其十九篇，恐亦有真莊生之書，而爲象去之矣。余惜莊生之旨，爲說者所晦，乃稍論

之爲章義凡若干卷。

【陸德明】名元朗，以字行，唐初人。

【郭象】字子元，晉河南人。

【三十三篇】內篇七，逍遙游，齊物論，養生主，人閒世，德充符，

大宗師，應帝王。外篇十五：騁拇，馬蹄，法篋，在宥，天地，天道，天運，刻意，繕性，秋水，至樂，達生，山木，田子方，知北游，雜篇十一：度桑楚，徐無鬼，

則陽，外物，寓言，讓王，盜跖，說劍，漁父，列御寇，天下。

【性與天道不可得聞】子貢語，見論語公冶長篇。

【謂人爲天地之

心五句】

子游，孔子弟子，姓言，名偃，天地之心等語，見禮禮運。

【三代之治大道既隱】見同上。

【子夏之徒五句】子夏，

孔子弟子，姓卜，名商，達於禮樂之原等語，見禮孔子閒居。孔子曰：夫民之父母乎，必達於禮樂之原。

【林放問禮二句】林放，魯人。

論語：林放問禮之本，子曰：大哉問，禮與其奢也寧儉，喪與其易也寧戚。

【知和而不以禮節】論語有子曰：禮之用，和爲貴，又知和

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。

【莊子之書七句】莊子天下：古之人其儻乎，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育萬物，和天下，澤及百姓，明於本數，

係於末度，六通四辟，小大精粗，其運無乎不在。又大宗師：子桑戶，孟子反，子琴張，三人相與友，莫然有閒。而子桑戶死，未葬，孔子閒之，使

子貢往待事焉，或編曲，或鼓琴，相和而歌。子貢趨而進曰：敢問臨尸而歌，禮乎？二人相視而笑曰：是惡知禮意。子貢反，以告孔子。孔子曰：

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，而游乎天地之一氣，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！

【退之】唐韓愈字。

【不知所

以裁之】句本論語：裁，割正也。

【猖狂】莊子在宥：猖狂不知所往。

【知者過之】中庸子曰：道之不明也，吾知之矣，知者過之，

愚者不及也。

【其在詩書禮樂者三句】

【則有不離於宗二句】

【上與造物者遊及至人聖人等並

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句】見莊子天下篇。

【特正始以來句】正始，三國魏廢帝芳年號，其時士大夫，遺棄世務，討論玄理，

謂之清談，其風迄於兩晉。

南園詩存序

錢灃，字東注，號南園，雲南昆明人。乾隆三十六年進士，官御史，忤和珅，有直名。

昆明錢侍御灃既喪，子幼，詩集散亡，長白法祭酒式善，趙州師令君範，爲蒐輯，僅得百餘首，錄之成二卷，侍御嘗自號南園，故名之曰南園詩存。

當乾隆之末，和珅秉政，自張威福，朝士有恥趨其門下，以希進用者，已可貴矣。若夫立論侃然，能訟言其失於奏章者，錢侍御一人而已。今上既收政柄，除慝掃姦，屢進疇昔不爲利誘之士，而侍御獨不幸前喪，不與褒錄，豈不哀哉！

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泰穢亂，高宗命和珅偕君往治之，君在道衣敝，和珅持衣請君易，君卒辭。和珅知不可私干，故治獄無敢傾陂，被義切得伸國法。其

後君擢至通政副使，督學湖南，時和珅已大貴，媒蘖其短不得，乃以湖北鹽政有失，鐫切子全君級，君旋遭艱歸。服終，補部曹，高宗知君直，更擢爲御史，使直軍機處，君奏和珅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，有詔飭責，謂君言當。和珅益嗾，嗾切巖君，而

高宗知君賢，不可譖，則凡軍機勞苦事，多以委君。君家貧，衣裘薄，嘗夜入暮出，積勞感疾以殞。方天子仁明，綱紀猶在，大臣雖有所怨惡，不能逐去，第勞辱之而已。而君遭其困，顧不獲遷延數寒暑，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，俾國得盡其才用，士得盡瞻君子之有爲也。悲夫！悲夫！

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，四年而余歸，遂不見君。余所論詩古文法，君聞之獨喜，君詩尤蒼鬱勁厚，得古人意。士立身如君，誠不待善詩乃貴。然觀其詩，亦足以信其人矣。余昔聞喪，既作詩哭之，今得集，乃復爲序以發余痛云。

【昆明】縣名，舊爲雲南省治，並爲雲南府治，今屬滇中道。

【長白法祭酒式善】長白，山名，縣互於奉遼二省及朝鮮半島間。

法式善，號時帆，蒙古正黃旗人，乾隆四十五年進士，官至國子監祭酒。

【乾隆】清高宗年號。【和珅】字致齋，清滿洲人，官大學

士，爲高宗所寵任，弄權贖貨，吏治大壞，遂釀成川楚教匪之禍。仁宗嘉慶四年，爲王念孫糾參，奪職下獄，賜自盡，籍沒其家。

【訟言】

公言之也。史記：未敢訟言誅之。

【今上】謂清仁宗。

【國秦】和珅私人，任山東巡撫，虧帑數十萬金，事覺，逮京伏法。

【陂】傾也。

那也。【媒孽其短】謂欲搆成其罪也。漢書：而全軀保妻子之臣，隨而媒孽其短。

【鑄君級】鑄，削除也，時有旨降豐三級。【遭】

艱【遭父母喪】。【部曹】時豐服闋入京，補主事。【軍機處】清世宗因用兵西北兩路，以內閣在太和門外，慮泄漏事機，始設軍

需房於隆宗門內，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，後名軍機處。其後凡內外要事，悉綜於軍機，與漢之尚書省無異。所屬有軍機章京，亦猶漢之尚書郎也。清末併入內閣。【君奏和坤句】灑疏略云：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，萃止其中，用以集思廣益，屬察白事，署稿得有定所，近日和坤福長安，止於如意門外直廡，王杰董壽，止於南書房，並請敕改正。【曠】同衡，恨也。【辛卯】清高宗乾隆三十六年，時姚鼐以禮部員外郎任分校。

食舊堂集序

丹徒王禹卿先生，少則以詩稱於丹徒；長入京師，則稱於京師，負氣好奇，欲盡取天下異境以成其文。乾隆二十一年，翰林侍讀全魁使琉球，邀先生同渡海，卽欣往，故人相聚，涕泣留，先生不聽，入海覆其舟，幸得救，不死，乃益自喜曰：『此天所以成吾詩也。』爲之益多且奇，今集中名海天游草者是也。鼐故不善詩，嘗漫詠之以自娛而已。遇先生於京師，顧稱許以爲可，後遂與交密，居閒蓋無日不相求也。一日，值天寒晦，與先生及遼東朱子穎登城西黑窰廠，據地飲酒，相對悲

歌至暮，見者怪之。

其後先生自海外歸，以第三人登第，進至侍讀，出爲雲南臨安府知府，赴任過揚州，時鼐在揚州，賦詩別去；鼐旋仕京師，而子穎亦入蜀，皆不得見。時有人自西南來者，傳兩人滇蜀閒詩，雄傑瑰異，如不可測，蓋稱其山川云。先生在臨安三年，以吏議降職，遂返丹徒，來往於吳越，多徜徉之辭，久之，鼐被疾還江南，而子穎爲兩淮運使，興建書院，邀余主之，於是與先生別十四年矣，而復於揚州相見，其聚散若此，豈非天邪？

先生好浮屠道，近所得日進，嘗同宿使院，鼐又渡江宿其家食舊堂內，共語窮日夜，教以屏欲澀心，反求本性，其言絕善，鼐生平不常聞諸人也。然先生豪縱之氣，亦漸衰減，不如其少壯；然則昔者周歷山水偉麗奇變之篇，先生自是將不復作乎？鼐既盡讀先生之詩，歎爲古今所不易有，子穎乃俾人鈔爲十幾卷，曰食舊堂集，將雕板傳諸人，鼐因爲之序。

【丹徒王禹卿】丹徒，縣名，舊為江蘇鎮江府治，今屬金陵道。王禹卿名文治，號夢樓，清乾隆三十五年進士，官至雲南臨安府知府。

【琉球】太平洋中島國，在日本之南，臺灣之東北。明時通中國，受我冊封，清光緒初，日本滅之，以為沖繩縣。【朱子穎】名孝純，

漢軍正紅旗人，乾隆二十七年舉人。【臨安府】今廢為建水縣，屬雲南蒙自道。【蜀】四川省之故稱。【滇】雲南省。【浮

屠】即佛陀之異譯。

揚雄太玄目錄序

漢書揚雄傳：贊以為經莫大於易，故作太玄。

揚雄太玄，漢藝文志以為十九篇，今傳晉范望注本為十卷，蓋雄本書為八十一家，以擬易六十四卦，家有九贊，以擬易六爻，又為八十一首以擬象傳，為玄測以擬爻傳，為玄衝玄錯以擬雜卦傳，玄攤音摘玄瑩玄掇音脫玄圖玄告皆以擬易繫辭傳，玄數以擬說卦傳，玄文以擬文言傳，惟無擬彖兔玩切者耳。自范望分玄首冠贊之上，分玄測附贊之下，於是其本為十九篇者亂矣。

昔侯芭張衡之倫，推太玄比於聖經，然世或謂其非聖而作經，如吳楚之僭